

# 藏譯三部《三摩地資糧品》之譯注與研究

陳怡靜

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

## 一、前言

根據佛教的說法，三摩地分成世間與出世間，而其中的出世間三摩地，佛教認為，是解脫輪迴的過程當中所必要得到的。而三摩地資糧，也就是修習三摩地之前所該具備的先決條件，在得到三摩地的過程當中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可以說沒有三摩地資糧，就無法成就三摩地，這是世尊乃至阿底峽、德稱、宗喀巴等大師所異口同聲的看法，由此可看出三摩地資糧的重要性。

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，西藏大藏經的丹珠爾當中收錄了三種《三摩地資糧品》(Skt. *Samādhisambhāraparivarta*; Tib. *Ting nge 'dzin gyi tshogs kyi le'u*)，作者分別是覺賢(Skt. *Bodhibhadra*; Tib. *Byang chub bzang po*，約十到十一世紀)、黑尊者(Skt. *kr̥ṣṇa pa*; Tib. *Nag po*，約十世紀後半葉)以及阿底峽(Skt. *Atīśa* 或 *Dīpaṅkaraśrījñāna*; Tib. *Mar me mdzad ye shes*; A. D. 982-1054)。<sup>1</sup>依據作者們的年代與宗派傳承，三部皆是後期中觀派的作品。其中，覺賢把三摩地支分分成九支，而每一項都有詳加說明，是三部當中份量最大，也是唯一有引用經論的。而黑尊者把三摩地支分分成七支(第八支為補充)，七支之下又分成七種項目。而阿底峽則是以偈誦的方式撰寫，把三摩地支分分成十三支。

究竟這三部後期中觀派的著作之間是什麼關係？三位作者為何寫出內容不同而題名相同的論著？本論文擬試著研究三位作者的背景、宗義思想與傳承，以及在蒐集藏譯版本、進行對勘之後，中譯三部《三摩地資糧品》，並進行對三部內容的研究，包括三部的特色、三部支分的異同比較、三部所指的「三摩地」定義、宣說的對象、三部之間是否有相互影響(前前影響後後?)、與其他論典的三摩地資糧做比較，以及禪定術語與非禪定術語之語詞討論、翻譯、版本與其他的問題等等，透由這些研究，期望裨益吾人能夠較完整地了解三

部的內容、釐清三部之間的關係，以及對三摩地資糧有更完整、全面的了解。

## 二、成果

這三部《三摩地資糧品》之間，到底是什麼關係？在比對三部的三摩地支分與內容之後，筆者認為 BSSP 與 KSSP 比較相近，雖然敘述方式不一樣，但是所指涉的內容似乎是相似的，而 ASSP 最為簡短，與前兩部的關係就比較沒那麼密切，而三部有些敘述太過簡短，不確定其所要表達的內容是否都一樣，不過三部的確有一些共通的部分，然而不共的部分也不算少。三部不僅支分不盡相同，其所詮釋的修習次第也不一樣，BSSP 是九支分→八斷行→止→觀→止觀雙運。KSSP 提及的八個支分都是一些實踐的修行叮嚀，看不出有任何的次第。而 ASSP 的次第，若從阿底峽的另一部著作《吉祥秘密集會世自在成就法》(Toh. 1892)來看，大約為：堅固菩提心→不貪三有的受用樂，完全背棄執著→圓滿七聖財→把上師當作佛一般的恭敬，奉行他說的三昧耶誓言，並精進地守護此誓言→獲得瓶灌與密灌→圓滿由三摩地支分所生的資糧→在寂靜處坐上蒲團→遣除魔→正式進入世間怙主的修習等九項。由此可以看出三部的實踐、修習次第是不同的。

這三部《三摩地資糧品》之間，為什麼不同？BSSP 與 KSSP 的不同，望月認為：「關於那些〔不同的〕細目，可以認為是敘述作者自己的解釋。」不是很清楚敘述作者自己的解釋是什麼意思，筆者認為可能還有所指涉的三摩地不同、作者各自所持的宗義思想不同、宣說的對象不同、三部之間的互相影響(前前影響厚厚)以及受到影響的論典不同等五種因素，導致三部擁有相同題名，但是內容卻有同有異，但資料有限，因此筆者也不是很肯定。

筆者首先探究三部所指涉的「三摩地」是否不同，根據三部的內容來看，BSSP 指涉的三摩地應包含止、

觀；而 KSSP 所謂的三摩地，也應該是包含了止、觀；而 ASSP 的三摩地指涉的應僅有止，可知三部所指的三摩地不相同，所詮不同，因此內容就會不同。

三部所根據的宗義思想是否不同？從 BSSP 當中提到「我們中觀派」可以清楚得知，覺賢承認自己是中觀派，然而卻沒有多加說明是中觀宗當中的哪個派別，而在陳述「無自性」的時候，引用了寂護所詮釋的無自性，因而其所根據的宗義思想很可能是寂護的瑜伽行中觀自續派。而 KSSP 與 ASSP 的部分，從內容無法看出其所根據的宗義，不過目前學界傾向阿底峽是應成派。而黑尊者因為其顯教著、譯作的部分，在西藏大藏經當中歸屬的部類，除了 Toh. 4008 在經疏部，其他全部都在中觀部，因此推測應該是中觀宗。若假設覺賢真是寂護的瑜伽行中觀自續派，而阿底峽是應成派，黑尊者僅知是中觀派，那麼應該可以推測或許有可能因為三部的見解、宗義思想不同，而導致了內容的差異。

關於宣說的對象，筆者推測 BSSP 宣說的對象，包括了利根者、非初業者、初業菩薩、過去從沒證過止的人、顯密雙修的行者（但比較偏於顯教）等等。而 KSSP 是寫給「想要不浪費人身寶，並且想要讓所獲得的人身有意義的補特伽羅」與密咒行者，而 ASSP 是寫給「住於密咒行的瑜伽士」，不過其三摩地的內涵幾乎都是顯教的內容，因此可說三部所宣說的對象都包括了顯密雙修的行者。而從這些筆者所歸納的宣說對象來看，並無法找到除了顯密雙修的行者以外的交集，也就意味著三部似乎不是放在同一個平台上來比較宣說對象，因此在這個部分，是否因為宣說對象不同而導致了三部的差異，筆者的答案是無解，但也不排除其導致三部差異的可能性。

三部之間是否有互相影響的可能性？也就是說前面著作的《三摩地資糧品》，影響了後面的著作的《三摩地資糧品》，這部分因為三部之間皆沒有提到他們有被其他的《三摩地資糧品》給影響到，因此僅是筆者猜測，假設三部著作的先後順序是 BSSP→KSSP→ASSP，則後面作者有可能有看過前面著作的可能性。尤其是因為阿底峽在《菩提道燈難處釋》當中引用了許多次 BSSP，證明阿底峽是有看過 BSSP 的，只是不知道在著作 ASSP 之前是否就已經看過 BSSP，若假設他已經有先行看過了

BSSP，那為何還要再著作 ASSP 呢？有可能是阿底峽看過 BSSP 之後，又添加了自己的想法，因而導致三部的不同。

三部有沒有受到其他論典影響？如果有，是否有因為所受到影響的論典不同，而導致了三部的不同？筆者比較了一些論典，認為 BSSP 有被《修習次第》影響到，其中最確定有被《修次中篇》給影響到。而 KSSP 與 ASSP 的部分，就無法確定被哪部論影響了，因此這部分也僅是筆者推測三部「可能」有因為受到影響的論典不同，而導致了三部的差異。而在此研究過程中，筆者在阿底峽所著作的《吉祥秘密集會世自在成就法》（Toh. 1892）當中發現完整的 ASSP 的內容，ASSP 的內容只不過是此部論典當中的一小部分，不過也無法確知阿底峽先寫了哪部。

大致推測了以上五點導致三部的不同，然而也不敢百分百肯定，其中最不肯定的是宣說對象不同。既然研究了三部是否受到不同論典影響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三部有無影響到後世的論典？因為在《菩提道燈》當中的止支，根據《菩提道燈難處釋》的解釋，就是 BSSP 的三摩地支分，因此可以確定 BSSP 影響了《菩提道燈》與《菩提道燈難處釋》。而 KSSP 與 ASSP 的部分，也是無法確定影響了哪部論。

三部之間確實有些關係，包括作者間的師生傳承關係、譯者間的師生關係、三摩地支分的部分相似處等等。三部作者之間的關係，覺賢與黑尊者是阿底峽的老師，雖然不知道覺賢與黑尊者之間是什麼關係，但仍推測三者可能有一貫傳承的關係，而且從一些西藏史料以及論典來看，覺賢還是傳給阿底峽宗義、發心教授以及顯密等教法的重要師長。有趣的是，不僅作者之間是師生關係，連譯者之間也是師生關係，翻譯 BSSP 的精進月與法慧譯師彼此是師生關係，翻譯 ASSP 的阿底峽與釋迦慧譯師彼此也是師生關係，因此推測當時翻譯的狀態，應該很多都是老師帶著學生共同翻譯的，不過不確定翻譯 KSSP 的黑尊者與法慧譯師是不是師生關係。三部都是後期中觀派的作品，關於三部當中所透露的後期中觀派特色，BSSP 引用瑜伽行的論典來解釋止的實踐，根據梶山，中觀派到了後期之後，吸收了瑜伽行派在世俗諦上的思想與實踐，因此可說其表現了後期中觀派論典的特色。而覺賢的 BSSP 與《智心髓集注》僅表明自己的勝義諦

立場，但沒表明其世俗諦立場。而其對於「相」的看法，《智心髓集注》當中批評了無相的觀點，但也沒明說他是持有相立場，這種隱晦的著作方式也被其他後期中觀師所採用，因此也是後期中觀派的特色之一。而三部都是顯密融合的著作，三部的內容談論到許多密法的實踐，以密法來修習三摩地，或許是後期中觀派的特色之一。

在三部的語詞使用方面，從三部所使用的禪定及非禪定術語的脈絡當中，可以得知譯師們在什麼脈絡當中，使用什麼詞彙。從其禪定術語的使用當中，可以看出什麼階段會遇到什麼障礙，例如從 BSSP 當中所使用的 *bas m gtan* 來看，在修習四靜慮的階段，會遇到會被屬於魔類的餓鬼以化作佛身或音聲來干擾修行者。或者要進入什麼狀態之前，要先具備哪些條件？例如從 BSSP 使用 *mnyam par gzha g pa* 的脈絡當中說明，要進入 *mnyam par gzha g pa* 的狀態之前，要先具備前八種三摩地支分，再加上第九支分的「隨順的處所、食物、威儀、衣服，和友伴」。而在非禪定術語的部分，例如 *nor* 與 *longs spyod* 這兩種與財、受用相關的字眼，從 ASSP 的使用來看，聖財的財 *nor* 是需要去具備的、去圓滿的，然而 *longs spyod* 是不能去貪著、顧戀的，因此似乎可以從中去區別兩者的不同，*nor* 是比較正面的用法，而 *longs spyod* 是比較負面的用法，不過也有可能僅是慣用。而關於貪愛相關的語詞，BSSP 當中，*'dod pa* 的用法有正、負、中性三種，而 *chags pa* 在 BSSP 與 KSSP 當中僅只有負面用法，然而辭典 TCD 之中卻說這兩種詞可以同義，會不會是這兩部只是沒用到 *chags pa* 的正面、中性用法而已？另外，一般來說 *rnam rtog* 都比較是負面的用法，不過從 BSSP 當中的用法可以得知，*rnam rtog* 也可以使用於正面用法，因此 *rnam rtog* 不全然是不好的。以上只是大約列出，詳細請見本論文的語詞討論。

此外，筆者還有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，例如關於三部題名當中的「品」，究竟所指何義？為何不使用「論」，而使用「品」？以及 BSSP 當中提到的心的本質 (*sems kyi ngang tshul*)，指的是密續修法當中的最細微光明——光明心嗎？以及住所的門為什麼不能朝向南邊？跟印度的地理環境或習俗之類的有關係嗎？另外，少女的手環只戴一個有什麼涵義？帶一對以上的話，表示已經不是少女了

？跟印度在這方面的風俗習慣有關係嗎？而 BSSP 還提到修三摩地時的髮型，是「〔應該只〕保留頂髮，而把〔其他的〕頭髮剃除」？因為這是引用密續經典《聖妙臂菩薩請問經》當中的內容，因此「保留頂髮」會是密續行者的髮型嗎？因為如果是出家眾應該會全部剃掉，會不會是因為修密續的關係？等等以上這些問題都還沒有找到資料或更充分的資訊，因此無法加以說明，希望以後能夠找到資料來進行補充。

### 三、總結

從三部以及其他提到禪定資糧的論典的內容來看，可以得知累積三摩地資糧或具備三摩地支分，對於修習三摩地的重要性，而且三摩地支分可能會因為許多因素，而有不同的分類與項目。筆者並不確定是否所有論典所提及的三摩地支分都是必要具備的，不過三部有一些共通的三摩地支分，如於食知量、適量使用資具、持戒、隨順的威儀、住所、斷除障礙、人群的嘈雜等等，相信這些共通的部份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三位作者才會共同提及。筆者認為行者若想要具備三摩地支分、累積三摩地資糧，可從三部共通的部分下手，再去累積其餘的，當然還要考慮所指涉的三摩地不同、三部所宣說的對象可能也同等等其他各種因素，再去抉擇要去累積哪些資糧。希望透過以上這些對三摩地支分的比較研究，能夠幫助到想要修習三摩地的行者，對於三摩地資糧能有更完整、全面的了解，而能夠更有效率地成就三摩地。

---

1 以下筆者將覺賢著作的《三摩地資糧品》簡稱為 BSSP、將黑尊者著作的《三摩地資糧品》稱為 KSSP、將阿底峽著作的《三摩地資糧品》稱為 ASSP。